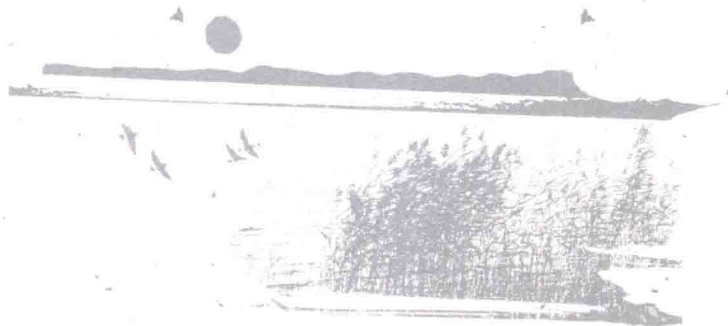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天窗

李长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天窗

李长春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窗 / 李长春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2
(中国专业作家散文典藏文库 · 李长春卷)
ISBN 978 - 7 - 5034 - 8537 - 4

I. ①天…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8230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5.5 字数: 18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目 录

第一辑 苦味的童年

打猪草	3
嘎啦哈	6
电锅响	9
苞米花	12
读手纸	15
种粳米	18
抓蛴蛴	21
金尾巴	24
链马扣	28
娃娃亲	31
认干妈	34
一角钱	37
看秧歌	40
瞧打仗	44

第二辑 天堂里的亲人

一张旧照片	51
母亲的名字	55
慈母树	58
父亲与酒	63
续姑父	65
姥爷和山菇娘	70
舅舅与大黄一族	74
亦罪非罪的二伯母	78
大伯父和他那两只备用假肢	82
泪染的风筝	85
哥哥的苦心	88
无言夫妻	92
生死之间	98

第三辑 爱情只隔一条马路

爱情只隔一条马路	115
春夜美丽的创造	119
家庭·妻子·女儿	123
杀手生涯	130
父亲滋味	135
警官岁月	141
枪的往事	146

苦乐编辑	151
粉色玫瑰	155
等妻	158
住房	160
住院	164
养花	168
逛街	171
天窗	174

第四辑 往事与旧情

两失嘴成千古恨	181
代我送她一支歌	186
两顿晚餐	192
舍友	197
失败的考试	205
为好书干杯	209
北方的皮帽子	213
朋友	215
叙叙旧情	219
情感银行	222
高哥矮嫂	226
哭王立纯	230
振学，一路走好	235

第一辑 苦味的童年

打猪草

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城里人，突然对野菜疯狂地痴迷起来。去年夏天，我家附近的农贸市场，一斤普通的苣荬菜竟售价十余元，且棵棵都是挺拔茁壮的老菜。

不是夸海口，在我们老家一带，此类老菜除了荒年之外只配做猪食。都市人吃猪食和都市狗拉人屎一样，不知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农谚云：三月三，苣荬菜钻天。其实，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积雪一融化，苣荬菜就急不可待地蹿出地面了。刚露头的苣荬菜，叶粉茎白微香淡苦，不但清脆爽口营养丰富，据说还有提神祛火之功能，在青黄不接的“苦春头子”，确实是农家难得的下饭小菜儿。然而，正像乡亲们给所有的野菜下的定义那样：“当季是菜，过季是草。”苣荬菜也不例外。随着它们的叶子渐渐变得铁青，特别是拔出梗来之后，味道就骤变了，填进嘴里苦不堪言。恰在这时，柳蒿芽、山韭菜、小根蒜等野菜也满山遍野起来，苣荬菜就自然地餐桌上退到了猪食槽子里。

小时候我打的猪草，实际上大多数采的就是这样的苣荬菜。

采苣荬菜，是一桩苦差事。一手握镰一手提筐，钻进密不透风的青纱帐里，头上太阳火辣辣地烤，脚下露水湿漉漉地泡，弯

腰弓背地东割一棵西割一棵，既不能损坏庄稼，又要防备蚊虫的叮咬。往往一筐苕荚菜采满，还没等往家里走就汗流满面腰酸背痛了。

然而，幸福和痛苦只是一种感觉。一开始，我压根儿就没觉出苦来，原因是有位名叫萍萍的漂亮女孩终日影子似的与我同行。看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绝不仅仅是大人的经验之谈。

萍萍住在我家前院。她爸爸不知在城里说了几句什么错话，就全家下放到我们村里了。

萍萍家不养猪，只养几只鸭子几只鹅，鸭子和鹅也吃苕荚菜。她母亲和我母亲一商量，我们俩就结上伴了。

萍萍一向不睡懒觉，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来，我家门前定会准时飘起她银铃般的喊声：“小春哥，快走哇！”我就会一骨碌从梦里爬起来，随便填进嘴里几口什么，就拉着她的手上路了。萍萍的手又白又嫩又灵巧，我割一把她总能割两把，自己的筐采满了就往我的筐里搁。两只筐都装满了，我们也不急着回家，而是坐在地头上边休息边讲故事。她让我讲乡下的故事，我让她讲城里的故事。我的故事很快就枯竭了，她的故事却像门前叮叮咚咚的小溪永远流不完。

从萍萍嘴里，我知道了城市很大很大：有马路汽车、有高楼大厦、有公园影院、有机关商店。最让我垂涎欲滴的是，在赤日炎炎的夏季，城市的大街小巷竟到处出售着一种叫“冰棍”的东西。在此之前，我只偷吃过一次屋檐下挂着的冰溜子。后来，妈妈警告我说吃冰溜子要得大粗脖子病，我就再没敢吃了。萍萍说，冰棍比冰溜子好吃多了，脆脆的甜甜的，又解热又解渴。说到这里，我们就感觉射在身上的阳光格外毒口也格外渴，萍萍的脸上就禁不住泛起一层她那个年龄不该有的淡淡的忧郁，长叹一声道：“唉——现在要是有一根冰棍吃该多好哇！”我不知道怎样安

慰萍萍，就拉起她的手说，咱们还是快回家去喝井拔凉水吧！

这时候，萍萍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下工了。她们见我们遥遥地牵手而至，就相视一笑：“瞧，这两个孩子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将来咱们做个亲家吧！”

我们不知道她们做亲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仍一如既往没羞没臊地好。

可是，好景不长。那一天太阳已经升起一竿子多高了，门前还没飘起萍萍的声音，我刚想出门去找她，母亲却气喘吁吁地闯进屋来，说萍萍肚子疼得厉害，队里又不给右派分子派车，几个小伙子实在看不下去，就绑副担架抬着进城了。可咱们屯子离城里四十多里地，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我不知道四十多里地到底有多远，只知道萍萍一去就没有再回来。

母亲说，萍萍患的是阑尾炎，因在路上误的时间太长穿了孔，结果没进手术室就死了。

死是什么？母亲含泪对我解释说，就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永远不回来了。

萍萍走了，我仍一日两次地去打猪草。一样的活计，没有萍萍在身边就变得很乏味很辛苦了。一连数日，我天天朝着城里方向无声地呼喊：“萍萍回来吧，没有你打猪草好没意思呀……”

嘎啦哈

嘎啦哈，是满语。乍听极像什么进口的洋玩意儿，其实就是猪啦羊啦之类动物腿部的一块骨头。因这块骨头特别端庄秀丽，又能站坐仰卧成“真儿、拐、坑、肚”的四种不同姿势，就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变成了女孩们爱不释手的玩物。

我是个男孩子。男孩子本该到外面去耍刀弄棒，可不知何故，母亲却死死地把我圈在炕头上，让姐姐们陪着玩嘎啦哈。

嘎啦哈，通俗的玩法有两种。

一种是鏢。鏢的嘎啦哈多是四枚小巧的羊嘎啦哈，除此之外，还需配一只装着谷类或豆类的小布口袋。鏢时，首先把嘎啦哈抛在炕上，然后将口袋扔向空中，瞧准姿势相同者（或真儿或拐或坑或肚）迅速抓入手心，再去接落下来的口袋。此种玩法以得分多少论输赢。鏢起两枚为十分、三枚为百分、四枚为千分。千分鏢完后还要搬真儿，即：把撒在炕上姿势不同的嘎啦哈均摆成真儿状，搬一下接一下口袋。搬真儿结束完成一局。鏢嘎啦哈，一般需要思维敏捷手疾眼快，否则，容易顾上顾不了下顾不了上。但也不尽然，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学而知之，生则拙，熟则巧。据说很早以前我们村子有个出名的笨姑娘，挥锄不识苗与草，拿针不知倒和正，却从小练就了一手过硬的鏢嘎啦哈的本

领，一个村子的姑娘没有一个能赢她。十八岁那年，笨姑娘的父母给她包办了一个对象。在上花轿之前，她的“笨”不知怎么传到了未来婆婆的耳朵里。老太太就派了一个亲属到笨姑娘家微服私访，倘若私访的结果与传说相符就决定毁约。私访者登门时，恰巧笨姑娘正和一个女孩鏢嘎啦哈。只见她鏢嘎啦哈那只手时而如燕子钻天，时而如蜻蜓点水，上下翻飞灵巧自如，眨眼之间连胜三局。回去一汇报，那未来的婆婆哈哈大笑，自作聪明地说：“笨鸭子钻不进鸡架，笨丫头鏢不了嘎啦哈，多亏我多长了个心眼，险些听信谣言失了江山。”结果，笨姑娘如期做了新娘。

嘎啦哈的另一种玩法是弹。弹嘎啦哈不限数量，愈多愈有玩头。石头、剪子、布或一二：叮当锤，决出老大、老二、老三……老大把所有的嘎啦哈一股脑掷在炕上，先将坐成真儿状的收回家，再用坑弹坑、用肚弹肚、用拐弹拐，弹响一个收回一个，弹不响或中途撞到异类为“坏”。老二再接着掷接着弹，以此类推，最后以收回家的嘎啦哈多少论胜负。与鏢嘎啦哈相比，弹嘎啦哈属于小儿科，不管输赢都有很大的偶然性。运气好争得老大，不弹也赢了三分，因为嘎啦哈多，掷出的真儿也多，而真儿是用不着弹的。

这两种玩法，我喜欢玩后一种。一则，那时候年幼手小鏢嘎啦哈力不从心；二则，弹嘎啦哈时我的老搭档——四姐，总是大度地让我当老大，总是故意输给我，这就大大满足了我那颗小小的好胜心。

有一次四姐没在家，我就缠着老姐陪我玩。那年老姐顶多十三岁，也是个孩子。一开始老姐不同意，后来勉强答应了，但提出要鏢，我却坚持要弹。她犟不过我，我拗不过她，两个人就鏢鏢弹弹地吵了起来。吵声惊动了在院子里喂猪的母亲，她风风火火跑进屋里问怎么回事儿。见到母亲我仿佛受了天大的冤枉般大哭不止，并把炕上的嘎啦哈扬了一地。母亲见状，不由分说就

打了老姐一顿。

夜，已经很深了，老姐还在委屈地抽搭。

母亲劝道：“你当姐姐的要处处让着点儿弟弟！”

老姐气愤地说：“让！让！都是让你给惯的！挺大小子不到外边去玩，非缠着人家弹嘎啦哈不可，烦死人了！”

母亲忙去捂老姐的嘴：“小姑奶奶你小点声，是我让他这样做的。你知道吗？嘎啦哈这玩意儿特坚硬，连狗对它都没办法。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狗摇头’。小春生下来体格就弱，有人告诉我，常玩嘎啦哈身板就会硬朗起来，狗见着他也就摇头了……”

其实，即使母亲不捂老姐的嘴我也听不见，那时我早已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进入了梦乡。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探亲，玩腻了麻将扑克，突然心血来潮想重温一下童年的嘎啦哈。老姐说：“那玩意儿早没人玩了，咱们屯子现在一个也找不到！”继而又幽默地说：“还想玩嘎啦哈呢，童年那笔账咱们还没算清呢！”接着，她绘声绘色地复述了几十年前那个夜晚她们母女的那段对话。

老姐的话不仅揭开了童年时代母亲让我玩嘎啦哈之谜，也使我的心久久颤抖不已。自幼就多灾多难的我能够健康地活到今天，不一定与儿时的玩具有关，却与母亲的百般疼爱千般呵护分不开。而母亲去世后我仅到她的墓前祭拜过屈指可数的几次，最后一次因深葬连她的准确地址都没寻到……

电 锅 响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有一句妇孺皆知的台词：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而在童年时代我的感觉却是：电锅一响，浑身发痒。

所谓电锅，也是一种发动机，只不过拽不走成串的列车，也带不动成排的铧犁，放屁般突突出的一点点动力，仅能于漆黑的夜晚，在一块悬挂的白布上涂抹出一个个活动的影子。

令我浑身发痒的，就是那些影子。

那时候，我们老家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用乡亲们的话说是一年到头“五场秧歌三出戏，两次去听电锅放屁”。五场秧歌是从大年初一扭到过破五；三出戏：一出是元宵节，一出是二月二，另一出是正月二十六。正月二十六不是节日，一开始人们都看得莫名其妙，后来有人说这天是村支书老妈的生日，那么这出戏就颇像旧社会的堂会了，只不过花的是集体的钱。两次听电锅放屁，即两次看电影。一次是在挂锄后，一次是在猫冬前。其实，也不绝对。有的年头或许多些，有的年头或许少些，这要看支书的心情好坏，因为他掌握着大队的经济命脉。

仿佛一瞬间，五场秧歌三出戏都落下了帷幕，大人们纷纷到田里忙碌去了，小村陡地寂寞起来，我们的心也陡地寂寞起来，

便默默地盼着，播进土里的种子快发芽，发出芽的禾苗快吐叶，吐了叶的庄稼快拔节。可是，庄稼长草也长，大人们总是一遍一遍没完没了地铲。好不容易盼到草没了锄挂了，电锅才由远至近地缓缓响起。

当时，一个公社仅一台放映机，我们大队又距离公社最远，所以，总是被安排在最后。年龄大些的孩子，可以跑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去看，我们没那么大脚力也没那么大胆量，只好耐着性子等到电锅在大队院里响起才能看上一场。然后，再以盼庄稼快长的焦急心情，盼秋收盼打场，盼猫冬前那个幸福的日子。

回想起来，童年看过的电影大多都记不得了，留下较深印象的只有两部。一部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部是《天仙配》。这两部电影都是神话故事，情节曲折动人，音乐悠扬悦耳，但令我至今不忘的因素不是这些。记住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是因为那场电影刚刚演完，我们就偷偷给霸道的村支书起了个绰号，叫他“玉帝老儿”，而且直到现在有些人背地里还在这样称呼他。另外，一夜之间村里冒出很多“小孙悟空”，把不少家的菜窖变成了水帘洞，也把不少家的柴禾垛变成了花果山，天天喊声大作棍棒飞舞，弄得整个村子鸡飞狗叫。我也是在那时候，像孙悟空逃出老君的八卦炉般逃出炕头，结束了玩嘎啦哈的生涯，毅然到广阔天地里练起手脚的。记住了《天仙配》呢，是因为上映《天仙配》那天晚上，我们村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村支书的儿媳妇和村里一位叫小光的光棍钻进了高粱地。

村支书的儿子外号叫“拐子”。人，精瘦奇矮，还长着一双罗圈腿。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借他爸爸光，在大队部混了个美差：通信员。通信员白天负责接电话，晚上负责喊开会，自在得要死。就是这样，有时还累得气喘呼呼的。干不了男人的活也罢了，还做不了男人的事。结婚几载，媳妇的肚子仍瘪瘪的，据说还是一个一尘不染的黄花闺女。他媳妇的名字叫小兰。小兰和拐